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是会计师中最高级别的国考。我作为监考之一，提前一个半小时就早早到考场，熟悉并调试流程，因为是财政部来人督考，要求出奇地严格。

据说注册会计师每年通过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几，所以含金量特别纯。也许正因为考试很难通过吧，我负责的这个考场明明有四十人报名，结果第一场考试只来了十个，后面的五场，最多十一人，最少只有六人。毫无疑问，很多人选择了弃考。别的考场情形也大致相同。之前准备的种种应急措施派不上用场，监考于是变得轻松很多，于是多了份悠闲，来打量琢磨考生。

其实每个考生的脸就是他们的名片。我暗暗揣摸他们的年龄，然后再核对身份证，结果发现我猜得特别准，不免心里暗自得意。

考生多是90后，一看脸就是张青春稚嫩的新鲜封面。我问过

70后，你老了吗

梅莉

一个小姑娘，她是上海财经大学的一学生。我说，你考这个证要比别人更容易吧，学校、专业什么的都很对口，为何只来考一场呢？她说，因为其他几门没好好看书，所以选择放弃。我听了略觉可惜。

有几个80后，他们已经在干会计这一行，还需要再考个更牛证的证书，想使薪水翻倍，发展前景更广阔。挺好的。年轻的时候谁不曾奋斗过呢？考这证那证的，奔波在一场又一场的考试中，为了明天生活得更美好。

最让我感慨的是两位70后妈妈。一个七二年生人，一个七五年的，她们的脸一看就有岁月的沧桑感了。其中一位一看就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身材与面容都保持得很好。她告诉我，自己是会计，母亲是会计，儿子在国外留学

读的也是会计专业，可谓会计世家。她之所以考这个证，是为了给儿子做个榜样：妈妈已经不再年轻了，还在持续学习，你还有什么理由在应该努力的年龄不拼搏呢？

同为70后妈妈，我听了很感动。感动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常有很多家长抱怨自家孩子不看课外书、不爱学习，感到束手无策，我想说其实是他们自己从不阅读、不爱学习啊。对于孩子来说，家长永远是最好的老师，家庭的耳濡目染远比老师的谆谆教诲显得更为重要。他们从小看你做什么比听你说什么效果更立竿见影。如果你是个热爱阅读的母亲，孩子不可能不爱看书，如果你是位热衷于研究新事物的父亲，孩子不可能不受你影响。

其二，都说80后如日中天，90后正在崛起，而70后，老了。是的，70后青春已逝，花容渐凋，已被戏称为大妈大婶。偶尔还有许晴那样的不老女神保持着少女之姿，却被许多网民们骂老女人还装什么少女。对此，内心强悍的许晴如此回答：不在乎世界说什么，反正也听不懂，只知道自己想什么……她仍在一部一部地拍戏，演技愈发地炉火纯青。

我的一位70后闺蜜，外企白领，平日工作繁忙，还坚持业余时间写作，已出版了两本书。她说自己写字出书，就是为了让孩

子看到妈妈有多么努力，让他以她为骄傲……

看看这些格物致知的同龄人，忽然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用“老”当偷懒的借口了。人都向老而生，老是每个人必经之途，而我们的心要永远年轻。70后老了吗？就算为了孩子，也不能老。



边看边聊

穆藕初与家父

薛志华

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介绍穆藕初的文章，不禁想起先父在世时，常讲起穆先生对我们一家人的影响。

祖父早年在吴淞经商，淞沪铁路通车后破产，家道中落。父亲自小失学，在上海一家电器行学徒，学徒满师后经人介绍进了穆藕初办的厚生纱厂做电工。父亲精湛的技术得到电力公司的外国工程师的赞扬，也得到穆藕初的赏识，不久提升为马达间“拿莫温”（动力车间主任）我们家也住进了厚生纱厂高级职员住的厚生坊。穆藕初还告诫父亲：友福（父亲的名）师傅，你自己不识字，要好好培养子女读书。父亲听从忠告，很注意对子女的教育。大哥考上了上海中学的工科，二哥进了上海中学附小龙门小学。抗战期间，尽管家里经济很拮据，可我们都没有因此而辍学。

父亲晚年还念念不忘穆先生对他的影响，常不无骄傲地说：辛苦了一辈子，没有留下什么财产，自己不识字，但为国家培养了五个大学生（三个高级工程师，一个中学高级教师，一个中学教师），一个小学校长。

抗战后父亲与穆先生失去联系。后得知穆先生逝世，“五七”在苏州一寺庙开吊，父亲特地从上海去苏州祭拜。穆先生一生热心教育，对我们一家人的影响，莫大也。



我选择在金秋时节赴新疆，寻觅绚丽的色彩与那柔美的晨雾。从上海起飞，历时5个小时降落乌鲁木齐，开始了乌鲁木齐-喀纳斯-白哈巴（中哈边境）-布尔津-克拉玛依-翻越天山-赛里木湖（伊犁河谷）-唐布拉-巴音布鲁克草原（巩乃斯河谷）-库尔勒-吐鲁番-乌鲁木齐的跨越南北疆之旅。新疆人民的微笑可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十个品种葡萄令我眼花缭乱。

新疆克拉玛依乌尔禾魔鬼城又称乌尔禾风城，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的佳木河下游乌尔禾矿区，西南距克拉玛依市100公里，有一处独特的风蚀地貌，形状怪异。当地的蒙古人将此城称为“苏鲁木哈克”，维吾尔人称之为“沙依坦克尔西”，

我向各位介绍，他叫郝铭鉴，也许你会摇头说不熟悉，但我说，他是《咬文嚼字》的主编，你肯定会讲，啊，我知道，我知道！

《咬文嚼字》可会“咬”人了，“咬”中央电视台的名嘴，“咬”“春晚”，“咬”名作家……甚至还“咬”新版的人民币，名声大噪，影响深远，据说有的学校还将这份杂志作为课本呢。

最近得到郝老师送的书《萤火虫你慢慢飞——郝铭鉴语文微博一束》。这本书看起来不累，三言两语，切中要害，不用动脑筋，有点像“补白大王”郑逸梅写的书，看后大增知识。读后有的会嫣然一笑，有的会大吃一惊，有的会想原来如此，有的会浮想联翩。

郝老师好几次在书中

写到他亲爱的妈妈。郝妈妈是个文盲，没读过书，可是却将《百家姓》背得滚瓜烂熟，你猜她是怎么学会的？说来你可能会不相信。原来是郝妈妈小时候放鸭子时站在私塾门口偷听来的，肚里的俚语、谚语多得不得了，脱口就来。例如

从郝铭鉴的新书说起

丁言昭

“一船油翻掉了，还在乎这几个油花子。”“跌个跟头还要抓两手泥。”可有意思了。

郝妈妈的早餐拿手活是豆浆烧饭。有一次，我和爸爸上他家去玩时就品尝到了这种绿色食品，真是既营养又好吃。

郝妈妈在家还担任儿子的秘书，做得像模像样。就拿接电话来说吧。如是姓丁打来的，就放一枚钉子；姓赵打来的，就放一颗枣子；姓李打来的，就放一个李子；姓史打来的，就放一块湿布；姓洪打来的，就放一张红纸……儿子回家朝桌上一看就明白了。不过也有搞不清楚

的时候，如看到一只白萝卜，就不知来电者究竟是姓白，还是姓罗、姓卜，但不用担心，郝妈妈会用声调来形容来电者的腔调，儿子一听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郝老师在书中形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是“穿正装”，而在网络上动笔则是“着休闲服”。我觉得在网络动笔，似乎更可以形容为“穿睡衣睡裤”，这不是来得更加随意、没有压力吗？虽然有点不礼貌。

为什么要取这个书名呢？郝老师告诉我，那是因为他听了一首歌《萤火虫》，那抒情而宁静的旋律仿佛让他回到故乡、回到童年。如果一定要说寓意，恐怕是微博的“微”，和萤火虫的小，有某种相似之处吧。

别看郝老师“咬”人那么凶，他自己也有软肋。他上课操的是一口不标准的普通话，保留节目又是山东快书，如果台词老师去观看演出，一定会“咬”得他“遍体鳞伤”。



一般读者都知道杰是傑的简化体，但旧时杰与傑不是简繁关系。传统正体字（繁体）里本来就有杰、傑两字，上世纪中叶汉字简化时都作“杰”了。拙文《“杰”要厘清》，是要厘清“杰、傑”这两个不相干的字。

古代“杰”作人名，民间用杰借作豪傑的傑俗字，宋《集韵》有“傑之俗字杰”说，明《正字通·木部》：“杰，今人以为豪傑之傑。”不过实际运用中人名还是用“杰”，“杰出”则用“傑”，这是约定俗成的。有十万六千多字形之《异体字字典》中，“傑”的二十几个异体写法里并没有杰；杰的异体有上木下一、上木下、上木下火三款。杰字从木，即火。五行中木与火相生，源自古人钻木取火，木能生火且越烧越旺，“杰”作名字就有“旺”义。故旧时在杰、傑的取名选择上，“杰”受青睐。“名字杰”是后字，《说文》并无其秦小篆，“杰”的“小篆”（图一）也为后世所造。

可耻举现代例子谈历来人名专用的“杰”：1.曾国藩后裔曾绍杰是著名前辈篆刻书法家，他刻的自用名印及行文落的名款都用“杰”从不用“傑”。2.苏东坡《寒食诗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帖尾赫然钤盖着“王世杰”白文印，“杰”同样没用“傑”。赘笔一下：《寒食诗帖》流失海外多年，直到二战结束，国民政府

外交官员王世杰觅知此帖在日本的具体下落，即以重金购回。千年国宝赖王世杰之力回归，今珍藏台北故宫博物院。3.1993年中国美术馆编的繁体版《中国美术年鉴1949-1989》，有杰的艺术家名字都保留了简形杰。4.早年我在北京求学，与学识淹博的爱新觉罗·溥杰先生有笔墨缘，常去溥老护国寺处的

“杰”要厘清

徐梦嘉 文/图

住地拜访他。一次我问老人为何落款与用印杰、傑都有，他说因为爱新觉罗的姓氏是满语汉字音译，故名

字的杰、傑自己也就分不清了，并笑着说这可是“例外”。

汉字简化前取名中有杰的归繁还是“杰”，如无法核实厘清是杰还是傑，归繁时可仍用“杰”。《中国美术年鉴》编入一位1962年出生的美术家名也作“杰”，就需要核实敲定。因为汉字简化运动后生出有“杰”字的人名，一般用杰出之意取名，归繁时则一般作“傑”。1964年国家公布《简化字总表》，傑简为杰正式启用，此后出生人名中有“杰”的，都是用杰出的意思

前几日霖霖细雨尚有初秋余温，转晴后降温甚剧，劲健西风，送来不远处金平糖店铺熬制糖果的甘香，整个学校都在甜润的芬芳里。前夜有长梦，说远人要来小住。因居处狭窄，遂四处寻觅新屋。有一处院落，草木扶疏，二楼启窗，是澄蓝无际的大海。当下觉得十分好，远人一定喜欢。楼内细节明晰，随处可见精致器皿，盛满百合、芍药之类的鲜花，光影璀璨，是我极少经历的繁华梦，也许跟近来课余偷偷读了一点明治时期的小说有关。梦中建筑细节的源头，大概来自纪伊德川家的南葵文库。天渐渐亮了，隐约意识到远人终会离开，而这个梦，其实连重逢的情节都懒得构思，很快就与现实交接。忧心如此豪华的屋子，长住不行，窗外的海亦复鸣咽。混沌中醒来，发现自己仍在熟悉的屋中，窗外秋山明净，风声落高树，簌簌如潮涌。原来如此！内心稍安：不用付那昂贵不可想象的房租了。起来洗衣服、晒被子、磨咖啡，拿冰箱存储的蔬菜随便煮个汤，赶忙去学校。

这一两年，总在财政危机里。从周兄试图以诱导法劝说我开源节流：你比从前挣得明明更多，怎么会越来越穷呢？意思是我消费太过，应当反省。我振振有词，归因于物价上涨、经济状况不佳。“今天煮汤时，犹豫着是放一个香菇，还是两个。最终只放了一个，另一个留到明天。”这样向他描述自己的窘境。“你少买一本书，就可以吃很多只香菇。”他不为所动。

月底，等待奖学金入账，迟迟不来。月初，账目上依然数字凄凉。煎熬了几日，路过银行，并没有抱什么希望，看一眼账户，钱却静静地来了。心里欢呼了一声，很平静地取了钱，交了健康保险、水电费，还剩下很多。银行隔壁寺庙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秋季书市，终于可以放心逛一逛。然而逛了很久，并没有挖掘到喜欢的书。此种惆怅，比之前没有钱时更甚。释迦牟尼前很大一株榧榧，日文名和木瓜。春季开粉色五瓣大花，十分秀丽。《文昌杂录》云：“京师贵家多以醑醑渍酒，独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榧榧花悬酒中，不惟馥郁可爱，又能使酒味辛冽。”眼下人们在结了硕大金黄果实的树下浏览书摊，有几只落在殿前，磕破了一点，芳香扑鼻，寺里人也不忍丢弃。这种果实并不适于生食，但可以酿酒，亦可置于衣笥沾染香气。《归田录》云：“今唐、邓间多大柿，其初生涩，坚实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榧榧置其中（榧榧亦可），则红熟烂如泥而可食，土人谓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尔。”榧榧也是蔷薇科的可爱植物，东京国立博物馆前多有种植，春季盛开粉白二色花。

最后还是买了一些书，十分常见的和刻本，因为后面附有的书籍广告很有趣。书店老板话极甜：“你最近真好看！一定是恋爱了，我老人家，一看就知道。”我笑：“哪里会！”他坚持：“一定是有心上人了！”我就说点好听的话：“那也是因为，逢到书市，看到书，就像谈恋爱吧。”他惊道：“哎呀呀，你的话太甜了！”我也笑：“您也很甜呀！”拎着书袋缓缓往学校走，天黑得早，寺院钟声在身后响起。光阴如逝水，梦与现实的界线，混沌有如昏夜交接之际。想起王国维刚到京都时的两句诗，说自己寓居正对大学图书馆，“他年第一难忘事，秘阁西头是敝庐”。走在逐渐沉落的金色黄昏里，真像是在金色梦中。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了，归繁时要成“傑”。由于汉字知识的缺乏，连近几十年来以繁体印出的学术刊物和学术著作，人名中用“杰”地方错作“傑”的现象亦不胜举。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高端繁体本《国学学刊》，其中《〈兰亭序〉在西域》一文（2011年第一期），两处应该是“傑”的地方都错印了“杰”。

傑的先文作桀，金文从舛从木（图二），是人张开两足踩在树上的形状，字形表示此人很有本事，因为如没专门练过，普通人爬不上树并稳稳站立在高高树上的。已有金文清楚地把人以部首形式置于桀字旁（图三），小篆傑（图四）沿用桀组合。藉傑之形义为站在树上高于常人的“高人”，引申为才智能力皆出众的佼佼者。

汉代《白虎通义》：“五人曰茂，十人曰选，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贤，万人曰杰，万杰曰圣。”古人认为从万名优秀者里挑选出的名是杰，从万名杰里脱颖而出的为圣人。杰是离圣人最近的。在人杰地灵的中华热土上，在民族复兴的光辉征程里，需要全民族各路英雄豪杰与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奋斗，不断谱写可歌可泣的杰出篇章。



图一 杰（小篆）图二 桀（金文）图三 傑（金文）图四 傑（小篆）

摄影